



宋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奉直大夫秘書監著作郎男大本 輯錄

翰林侍讀奉直大夫知制誥同知樞密院事門下省學士校正

碑銘

資德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燕公神道碑銘

公諱公楠字國材姓燕氏其先自幽薊徙青徙曹至宋禮部侍郎龍圖閣學士贈太尉肅居汴之考城太尉生虞部郎中處厚虞部之孫政隨高宗南遷居匡廬之下其曾孫森以孝行為朱文公所知有子曰燮通判永州永州生岳州推茶分司堂配雷氏夢五色巨翼入幃生公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與計偕不第後以連帥辟五迁至贛州通判至元十三年 皇有江南帥府板同知本州事明年下廣南有功授同知吉州路總管府事二十二年夏召至上都奏對稱

旨賜名養因屢加帶命參大政辭乞補外歟江浙行中書省
事俄移江淮置尚書省復歟江淮行尚書省事在江浙時嘗
請置兩淮屯田二十五年用前請以為行大司農領八道勸
農營田司按行郡縣興利舉弊劾江西營田使沙不丁貪橫
罷之又明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時桑哥新敗肅政
未去民不堪命赴闕極陳請更張以固國本 上悅會欲易
政府大臣以問公公薦伯顏帖哥不灰木闍里闐里吉思史
弼徐琰趙琪陳天祥等十餘人又問孰可為首相對曰天下
人望所屬莫若安童問其次曰伯顏可又問其次曰完澤可
明日拜完澤為丞相以公及不灰木為平章政事公固辭改
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賜弓刀及衛士十人三十年復為大司
農得乾沒公私田為頃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二歲出粟為斛
十五萬二千一百有奇楮幣為貫一千六百帛為匹千五百

麻絲為斤二千七百元貞元年進河南行省右丞首正鹽法
大德三年遷湖廣五年夏徵入朝明年正月四日薨于京師
傳舍年六十二 勅中書致祭有司其儀備遣官乘駟護喪
南歸某月某日附葬江州德安縣烏石山先塋延祐改元夏
子琦以萍鄉知州秩滿赴調京師以狀來請曰不幸先公棄
諸孤十有二年矣而神道之文未之有也知先公莫若先生
敢請唯公以通材贍智識時審變簡知 世祖起自羈旅致
位疑丞雖久寄藩維無歲不召而公於當世之務奮然以為
已任大者 嗟陳小有驛聞未嘗不稱善可謂千載一時者
矣最公前後修上時政凡百數十事在至元間多言屯田益
法賦役便宜往往著為律令在元貞以後皆立國之規樹化
之本當時雖不盡用今多墜而行之若公沮桑哥欲罷廉訪
司之謀免崔中丞於讞料劉深征西南夷必挑變取敗深竟

誅死及語平章劉國傑必先積糧思播順元然後進兵不從卒殘湖南北數十萬轉餉之民倭人入市慶元有司不能用公前後待之之道而利其真寶劫之以兵反被殺略燒焚之禍沅州唐運判豪橫奪民田武昌縣尹劉權殺主簿誣繫其妻子悉正其罪淮東西飢奏賑粟三十五萬斛湖南北飢亦然且先賑而後聞然皆人所易能至於世祖數欲買公在右輒以疎遠辭一薦完澤天下享和平清靜之樂餘十五年此則人之所難也公每謂余曰可與慷慨論天下事惟君與僕耳然余固陋退怯無毫髮補益而叨祿竊位遂四十年今又銘公墓道略不辭讓雖曰知己獨不愧於公乎公娶其氏子六璋某路總管府判官某龍興路新建縣尹琦新撫州路總管府判官某某孫男女若干人有五峯集十五卷藏于家銘曰

召公翼周厥土惟燕運漢代祖氏族以綿播播汴流大尉彼經四山而南匡廬載寧人歌舜風家秉周禮百五十祀而公以起惟帝世祖有此萬國孰土尔疆而述尔德惟公之來允國之材惟公之思允國之基帝曰弼余惟女正直公曰臣愚願守方伯八貳南省再宅大農人誦公賢孰知公功孰相孰卿惟公明之孰賦孰役惟公平之公胡不留公胡遽歸生守外藩沒寄京師我我匡廬下有彭蠡彭蠡茫茫公在蒿里念公平生無復晤語匪惟公銘思我世祖

故河東山西道宣慰副使吳君墓碑

大同吳侯卒之明年昭文館大孝士雪庵大宗師來謂余曰伐木廢闕朋友道喪久矣吾雖孱隱枯禪亦寄浮雲而於綱常之懿弗敢墜也故人吳侯尚德好義奄于西土今不幸死矣吾痛之深念所以報既往貽方來者未之有得也庶幾墓

石之有刻乎敢介其孤以請余嘗讀集賢大亨士郭君松年
所撰五福堂記述其鄉人號侯曰五福翁而昭文爲扁其堂
及觀延安尹單師中所賦飢烏謠翰林集賢諸君所爲歌詩
美侯賑荒之事知侯長者重以昭文之信義誠足以激頽俗
振廢行乃不讓而載之辭按侯名誠字其世爲隍夏大姓父
德融善鍛有巧思 憲宗時用爲諸路銀匠提舉中統初
世祖召治器尚方復其家先是歲丁巳侯被 旨造征南營
於太原起家爲太原路遠倉糧提舉監支納至元七年夏大
司徒阿你哥言于 昭睿順聖皇后會建鎮國仁王寺授諸
物庫提領轉大都路諸物庫使錄建寺勞陞同知大都人匠
總管府事遷奉訓大夫西京路總管府治中改泉府少卿進
朝列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副使未幾用年罷事安邊邑里
延祐元年八月八日己丑卒年八十六歲五月癸巳葬大同

縣孫賢堡西南原之先塋送者踰萬人謙抑和厚不事表儀
居鄉稱其孝友在官號爲廉慎而未嘗以爲能尤善理財家
累千金然一用以爲施與每歲豐儲粟數千斛既則不易價
而散之其窮民之無告者輒以與之昭文建大同寺佛殿資
之若干緡臨終猶以二萬五千緡分貧疾餓者其餘釋老之
施不可勝紀而未嘗以爲德構堂宅西北隅以奉諸佛莊嚴
妙麗藻綴飛動空度華嚴法華報恩金光明心地觀五大部
經朝夕朔望諷誦膜拜如空山老釋而未嘗以爲善懸車告
老日與高人達士或焚香滄海名或烹羊醞酒談讌終日而未
嘗以爲達年八十餘聰明康強如五十六者歲時伏臘班衣
翠袂奉觴上壽充庭溢目里閭之所歎羨四方之所誦說而
未嘗以爲爲善之報嗚呼豈非所謂長者耶觀世之人廩升
斗之粟懷數金之資即慢言驚色高視闊步淫酗放蕩如莫

加於已者視此可不少愧矣乎予於侯誠有感矣侯先娶孫氏生子三男曰仲傑景運倉使曰仲英女嫁李深再娶呂氏生子四男曰仲仁仲義仲禮女嫁毛文舉他姬子一仲實孫男十五人仲傑之子四短只八白七帖木兒百奴仲英之子一善孫仲仁之子一奴兒仲義之子三三寶奴僧家奴慶孫仲禮之子三壽孫添孫祐孫仲實之子三定孫買孫喜孫曾孫男一重孫短只八子也侯同母弟三人曰用武畧將軍大寧路川州知州曰貴曰寶忠翊校尉鞏昌路便宜總帥府同知隴州事用有四子男二曰乞太不花匣列不花女二貴有二子曰仲智仲信孫男曰善住女一寶有一子曰別乞帖木兒孫男二保僧倉赤余叙侯之子孫遂及其弟者所以廣孝悌昭忠厚也其亦侯之志與銘曰
唯天生物浩浩無涯或衰而盛或盛而衰孰謂無涯其實易

知盛罔不厚衰罔不虧觀侯之身其先可識觀侯之後唯侯之積後方無窮理亦不息欲求弗替莫若爲德罔浚弗深罔固弗殖於千百世監于茲石

奉聖州法雲寺柔和尚塔銘

佛法之行其來遠矣至 皇元而益盛山林空寂之士一旦乘時際運左右 人主傾動王侯奔走天下生被顯寵沒享榮名者不知其幾弘教通理大師則不然淵然其若虛退然其若藏蕭條靜深無所願乎其外至於誘引慈濟則筆筆楷楷如抱漏甕沃焦釜得其法者莫不飽滿慰善若涉萬里而還其家師之道其不可及矣乎故師之生也七歲事永安寺廣行大師能默誦金剛楞嚴諸經二十悟華嚴奧旨二十八受法廣嚴寺傳戒大師乃去滋味絕華好日課平光明經一部禮佛百拜深惟靜念孤征獨詣道益闡以肆 憲宗聞其名

號曰弘教通理大師命主清涼大會於臺山釋教都總統室
集壇主秀公慕其德聘攝華嚴講席於京師又傳菩薩三聚
淨戒于佛子山及蔚羅黃樓諸刹自是日与所度弟子定慧
和純順 遇等七人嗣法弟子扶宗弘教大師行育
等二十餘人講演秘乘敷析本統昭揭天下俾有知覺皆造
佛地歷四十年弗懈益勤尔後若金河之 英樓臺之 清
五華之 聰咸化之 明黃梅之 剖 開 宿 昱 義
温 朗 顯 德之徒皆能追蹤先進騰英海內為一時
龍象則師之不可及可知已師嘗聞弘法寺大藏經板之闕
勸而補之極校離之善憫永安寺之廢撤而新之窮土木之
麗病德興河南二橋之圯更而甃之盡柱石之固且師之於
身也疏食飲水而飯僧萬餘收聲滅視而閉法千數則師之
不可及又可知已嗚呼其人不可作矣夫師諱善柔董姓德

興之永興人父諱毓母房氏皆好善師歷住持奉聖州水西
法雲二寺以至元六年正月三日化于法雲之北堂壽七十
有二僧臘三十有八塔在寺傍後四十七年定慧請載其行
因鐫之茲碑銘曰

人皆有不能無有人皆無無不能有無我思柔公其道惟
一所觸皆空空罔不實寒泉在沼明月在天寒泉照月月照
寒泉又如明鏡物來鑑之妍者誰妍媸者誰媸惟師之道亦
復如是惟師之志普度一切嗚呼柔公廓落洪融生非其始
死豈其終其徒孔多其道孔赫師如可作監此玄石

廖隱君墓誌銘

臨江廖氏自五季之亂有諱凝者仕周為連州刺史馬氏據
湖南弃官隱衡山復徙臨江新喻之黃原其曾孫克順仕宋
為殿中丞贈虞部郎中郎中生礼部侍郎贈工部尚書鼎臣

尚書生大理寺丞詢大理第四子白謙始居今邑之槐江先
是一日至江上樂其風土折槐一枝倒植其地曰後三年我
當復至槐若生吾必家焉已而果生遂徙居之故號其里曰
槐江其九世孫諱應瑞字祥國是為隱君君始冠產紫芝三
莖于庭其僮僕不之識也微而去之輒復生其父以為祥乃
以命名君長身美鬚髯善辭令見者皆樂與交少從胡觀道
丁守廉受戴氏禮寒暑不釋卷崇孝敬敦信義慮必周乎物
動必由乎禮如其義委之千金不愛焉非其人一言一笑不
可得歲積粟數萬斛不以豐凶貳其價不以出入易其量事
上遇下必主於誠訓教子弟必本於學故躒患難而不路處
逸樂而不渝孝養三十餘年無違志人皆謂君得施其孝於
政詎可量哉君中歲以來益放情立壑抗亭累榭蒔花藝竹
窅然冥然若無與於世者元貞三年正月二日竟無疾而卒

年五十有五葬里之銀城山至大三年十月三日改兆袁州
宜春縣温湯之原延祐二年二月其子瓚來京師介其里人
歐陽應丙乞銘君之曾大父諱嗣富大父諱相事荆湖諸連
帥有聲父伯雲長沙趙葵鎮淮右辟安陸尉君之配鍾氏繼
張氏皆有賢行子男六長興播州路平溪上塘長官次璜太
平路萬成州判官次琪兩浙錢清場鹽司管勾次瓚次拱播
州儒學正次震為族人後女一適周汝孫男四志宏志一道
宏鳳孫女五曾孫男一孟孫女一嗟夫以君之才之孝何施
不可而以隱淪終然年不滿六十及見諸子皆駸駸宦途諸
孫曾皆向孝夫焉有所憾哉銘曰
孰不為孝兮孝之豐孰不為德兮德之隆不遠其施兮誰所
窮勗爾後兮休罔終

諸路頭陀教門都提點誠公塔銘

頭陀為孝佛者衆行之本自迦葉啓教彌勒受託得其道必
離貪遠癡少欲知足守十二行鍊磨三境精進堅固卓然出
於世者故曰若有苦行人我法即存若無我法即不存然行
愈堅而傳愈寡矣迨于我朝廼有廣化誠公懷貞抱樸誓
幽慕道不傷生不茹葷年十四從清涼寺頭陀師翟公受五
戒六齋之法為在家弟子十六父母命之娶不娶誘之以計
不變訛之以威又不變從而逃之外家父追及之又逃之公
林栖禪院從提點塵公剪髮出家又追及之終不變十九入
京祀七代宗師受大戒從迂曲河院宗師沒始主塵公之常
樂院至元十四年為大都路禪錄二十四年主九代宗師之
清安寺明年得隙地都之靈椿里構蘭若曰廣化而師之行
益固道益高十一代宗師授以金字戒本六德元年夏天
子降爾書賜號靜照妙行大禪師諸路頭陀教門都提點師

自授道至入城四十九年弊衣蔬食受經誦戒持諸部呪化
乞朝夕未嘗以寒身廢於其教可謂無愧矣若乃神詭變眩
至人所不道然史氏稱澄什之流多驚耳悖日之事載而不
廢豈無取焉若師平居書之所止常有異氣入室結如善財
像夜之所息則有白光洞胸經時不散嘗有群雀集項如立
朽椽都人鄒氏女累年為魘魅所憑以念珠拂之立止十代
宗師遣其徒李純輩四人之江南踰年不返師一日坐見李
至因問其介及宗教事有頃李果至又一日見許善友者從
保定來言寂照師沒已而許果來若此甚衆嘗有盜入室戒
勿捕或橫逆相加置弗校非其道圓涌清淨真實無上者欬
大德九年秋九月十五日手書發菩提心論金字戒本授弟
子法雲付以宗門事曰吾將逝矣越三日召雲等侍焚香易
服口誦如來者三右脇累足而化壽六十五茶毗得五色舍利

和三十有二將封平章政事通政院使乃示年尚書右丞同知
太常禮儀院事荅牙荅思奉 皇太子教塔于清安寺旁延
祐二年夏四月昭文館大率士雪菴大宗師介其徒法雲請
銘謹按師姓楊氏縉山人諱志誠初從七代宗師請名問何
志曰誠而已遂以命之自號寂菴父諱林以勇材仕金守君
庸閔 太祖南伐以其眾降 命為都元帥母房氏生子二
師為長師既為浮屠氏弟子五人法雲法聰法麟法性法智
雲累被 錫命為大都路頭陀教禪錄今住持清安云銘曰
我聞頭陀衆行之首或云杜多華言抖擻何以衣之弊衲菴
掃何以飫之羹藜飯糗塚間樹下予尸子慵行之孔艱李之
弥少於黎靜照奮自童幼超陵真覺擺落塵垢動如神行止
若木朽瞻迦葉前忽弥勒後精進勇猛具足成就如何長往
如夜弗晝師行罔加師德周究非死非生与天地久

故平陽路提舉李校官陳先生墓碑

近代名臣之後有世秉純白恪勤先訓綿數百禩而弗墜者
惟河東陳氏乎陳氏自宋太常少卿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刑
部尚書太子太保諱希亮起巴蜀以忠正剛直策大名嘉祐
中七十卅至平陽提舉公不少貶方是時中原旌兵且百餘歲
師道久廢我 元建國覃懷許文正公衡進而師於上保定
劉徵君因退而師於下名賢遺老並列周行而公亦起為河
東儒師孝者始有所向方矣公諱庾字子京其先眉之青神
人自太保居洛太保之孫慈州士曹揮江臨晉士曹之孫少
中大夫國子監丞克基復徙猗頓公官平陽又家焉遂為河
東人曾祖諱灝贈儒林郎祖即克基考諱仲謙昭勇大將軍
三百規措使驍騎尉穎川郡伯公少与趙定劉繪張澄同奉
號為四秀又与兄河東兩路宣慰司參議慶弟東平勸農使

膺者名號為二鳳隨親官青州崇慶壬申四方兵起携家還
猗頓河東破乃西涉河客華陰二載河東平出閔居洛西十
餘歲貞祐丙子兵大入轉徙無常與定庚辰隱廬氏山中元
光正大再與貢再試春官不利去省親于陝丁父艱北移解
梁復有母之憂服除辟聘交至乃應平陽高雄飛之招署郡
教授日與高弟弟子審源李熒之徒講習問辯來季日衆會
中書令耶律矯奏置經籍所平陽命公校讎領所事 世祖
徵至六盤山與語大悅中統初以宣撫張德輝薦授平陽路
提舉學校官進德義樹教化勉季戒惰風俗為之一變明年
年六十八卒烏平惟公之季沉潛貫穿先行後言其事親也
且暮必盛服與兄弟婦奴序拜堂下問起居受訓敕然後退
居洛西日每佳辰令節具琴尊約親友奉昭勇公升籃輿登
女兒山歷白馬烏喙諸峯上龍門臨八節灘徘徊高少訪裴

司空邵先生遺迹然後歸及遭亂離父母繼沒猶執喪禮
至兵寇相戒無犯其境其與人交必盡其道陵川劉昂霄太
原元好問河中李獻卿洛陽李微奉天楊奐虞鄉麻革濟南
杜仁傑曹南商挺諸賢咸相友善而仁傑憂容滑稽善罵獨
與公莫逆每謁升堂拜母或揖立嫂索酒與客飲終始無違
言吏部尚書賈損之嘗稱為端雅君子早居汴翰林季士趙
秉文楊雲翼參知政事楊惟監察御史雷淵劉祖謙爭相薦
引莫能屈太原李汾者負材使氣一日會相國寺語侵公公
正色曰漢有董賈唐有韓柳宋有歐蘇皆能上為國家重下
為儒林表我輩幸遭盛明不能以道義相尚追蹤前輩徒以
文墨小技陵人將安用之季沮而退坐客大服故其教人也
一本諸道德仁義或問政曰以禮曰何謂禮曰臨事以敬律
身以義用人惟賢養民惟惠休風俗而施教祭過失而立防

行之以寬柔簡易之道輔之以中正裁制之宜謹之以進退
賞罰之節故曰有禮政事得其施無禮政事失其施也或問
政之大者曰政莫大於守法愛民任廉去姦曰刑可用乎曰
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且民不見德唯刑
是聞公之政殆矣或問寘過曰行不歸義皆過也反求諸義
其庶乎問寘欲曰無過則欲自寘臨終手書為孝之要凡九
篇以遺子孫公嘗有馬病腰醫小愈或欲售之公不肯曰安
用誤人為後鄉里見人憐薄輒曰君是不鬻馬陳先生耶嘗
暮歸得金釵玉瑱道旁求主名三日不得潛瘞其所過樂安
誤碎逆旅主人器償不受密緘白金卧所而去及還主人曰
是封銀償我者鄉里傳聞聚觀歎息平君見貧乏不能自存
孤孀不能昏嫁者必資給之一日語兄寘曰吾聞財多害身
今喪亂若此而吾厚有餘粟藏有餘布不散不止與為他人

守執若分諸鄰里鄉黨乎兄大喜立散之公之制行又如此
人皆謂有太保之風信夫烏乎豈惟當世之師百世之師也
其所著書有經史要論三十卷三代治本五卷唐編年二十
卷澹軒文集三十卷方為春秋解未成會卒娶王氏某州節
度副使棟之女再娶楊氏盧氏令起之妹子男二元義解監
司判官元忠以孝行聞孫男二造早出世觀今翰林脩撰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為孝有家法女一適麻懷祖曾孫男
二仁壽同祖仁壽為參議後女一公以中統二年秋八月六
日卒以至元二十有五年秋七月二十有五日歸葬臨晉北
原疑山先塋以楊夫人附延祐二年春二月觀以予相知翰
林久請文刻墓銘曰

陳基姚虞爰啓于眉太保振蹟延胤邦畿擁旌秉鈞世濟弗
隳聯輝竹帛堅貞並持藹藹平陽古孝是師剛簡易直孝友

具宜河水之東洛水之西餘風可想遺教足稽懷哉諸老邀
矣當時五十五年追載此碑孝孫之思邦人之貽

故河東兩路宣慰司參議陳公墓碑

參議陳公諱賡字子鵬退居之十年至元十一年正月六日
卒年八十五後十有五年秋七月二十有五日葬河中府疑
山先塋以夫人張氏祔延祐二年夏從孫翰林脩撰觀請為
墓道文謹次其槩如左公之先唐廣明中有諱瓊者避黃巢
亂自京兆萬年舉家入蜀居眉青神四傳至宋太常少卿贈
太子太保希亮與從子太子中允庸職方員外郎知蜀州諭
同登天聖五年進士第邑令張逸表其閭曰三俊世號三俊
陳氏太保遷洛又四傳至與義遂參大政為渡江名臣太保
長嫡曰京東轉運使忱京東生慈州士曹揮居臨晉慈州生
儒林郎灝儒林生金國子監丞克基居荷頓監丞生耀州三

白渠規措使潁川郡伯仲謙潁川之子五人公為長與長弟
平陽提舉庾季第東平勸農使膺齊名太原元好問號為三
鳳故又號三鳳陳氏公風儀秀整器量閎大言論必本於理
喜怒不形於色時稱長者公之仕在金以父澤起家監藍田
子午酒改陝鹽場管勾入國朝用解梁儀總帥薦為帥府
經歷辟解鹽司判官張德輝宣撫河東張仲一建行省皆署
參議又以行省言授河東兩路宣慰司參議金正大初偕弟
庾入汴丞相高汝礪專恣不道即伏闕上封事乞斬以謝天
下不報又為書責諫議大夫陳規不早諫規入極言不聽公
長歎而去汝礪竟恚死歷事四大幕一攝宣撫事皆能推誠
盡禮以事其上正身脩德以化于下故奸宄屏息諂譖不興
而政以行方朝廷用兵西北日不暇給責平陽太原各輸粟
萬斛公請出鹽券募民入粟民歡趨之頃之謝疾歸解與沙

門道優輦遊每夏五入王官谷歷白石萬固俯西岩尋呂純陽故居登五老峯至秋乃還歲以爲常公之行金崇慶中河南亂奉二親竄華陰還買田洛西治生產日置酒速客登山臨水以樂其親凡十餘年正大中避亂于陝居潁川公喪哀毀柴立時寇盜四起所向洶洶乃奉母間行入盧氏山中數與盜遇盜輒指善道使去竟免於難弟膺之幼張夫人實乳哺之稍長隨兄庾遷平陽及從軍山東有子元凱未亂公復載至解教育之遂爲名大夫居家戒子弟必以孝弟忠信遇鄉黨無少長必以和而不違於禮或步至其家相勞苦人人自以爲親已人有所緩急傾囊倒廩救之不愛也有所忿爭不之邑而之公一言感動往往自謝去或愧悔終身壬辰之亂有沈千戶者捍公一門後百計求之不可得每歲時率弟姪設位而祭之故公沒之後聞道公姓名者必以手加額

嘖不自勝公之孝閱肆演迤以力行為本不棘棘章句不矜矜自道其爲文雄健雅麗務極其意有默軒集二十卷塢西漫錄十二卷嵩隱談露五卷弊帚集十卷尤工行草書得筆外意公之游在洛西則賈其損之趙其慶之麻某平甫劉某光甫薛繼先曼卿辛原敬之趙元宜之和某獻之在汴則趙秉文周臣楊愷叔玉麻九疇知幾雷淵希顏李汾長源北渡則元好問裕之李獻卿欽止楊奐煥然楊弘道叔能趙著光甫之屬此其尤賢者烏乎士之生也德豈不足尚耶才豈不足貴耶孝豈不足明文豈不足工耶賢而不達自古已然逢而不然又烏足賢若公之神可與元氣游名可與天地終又何垂逢之足計哉公之夫人張氏德足以配君子先七年卒二子皆夭死從孫述爲後又死今以觀之子仁壽奉公祀三女長適金叅知政事同華節度使李仲脩之姪次適王次適

馮皆大姓銘曰

嗟嗟陳公河岳之英遭時多艱歲靡遑寧扶老携幼日与憂
并洛西十年乃東入京京途悠悠誰秉國程昌言周知有弗
速傾溥言還歸爰屬 皇明既佐戎幕亦撫鰥嫠眷言願之
日月斯征孔子戒得老氏知足皎然美人在彼空谷緬懷萬
端藏之一束惟仁吾居惟義吾轂惟孝惟弟吾帛吾粟賢必
大用公獨吝之衆人愠之公獨信之賢必有後公獨斬之衆
人憤之公獨順之築築諸孫予以胤之春秋祭祀永言慎之

宜興守王君墓誌銘

大德之末歲凶民流東南逾甚死者無筭 朝廷憂之議懸
賞勸分余時幸陪末議深贊其成因竊念四方賢守宰豈獨
無分憂者乎後十年始知宜興王史君之事史君名德亮字
仲明大父義自陳留避地滄陽家焉父福佃僮好義以善役

水為禮有名燕趙間遂隸少府提領涿州工匠与其配胡
氏俱以壽終一男一女女為揚州鹽場管勾李鈞妻男史君
也自幼知奮發力孳兼習象胥弱冠舉為中書省斷事官令
史秩滿授從仕郎北京宣慰司都事以材入為中書掾御史
臺舉幹廉陞承事郎再為北京宣慰司都事乃頗之亂与宣
慰使亦而撒哈俱受選任凡儲侍械器城守斥候細大悉以
委之晝夜盡瘁者十旬無乏興無敗事亂既平有 旨進一
階當路格不下君無缺望詣銓得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
終更迂承務郎遼陽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轉承直郎常
德路總管府判官末上改大都稅課同提舉期年課羨四千
定迂承德郎上都稅課同提舉不苛而集陞奉訓大夫遼陽
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居三年進奉議大夫萬億寶源庫提
舉寶源受天下轉輸衆謂劇而公甚優以才宜撫字進階奉

政出牧宜興自以未更民事勤心奉職孜孜在民值歲荐飢
公私蓋藏咸竭道殣相枕藉至以妻子易一餐餐訖赴水死
君憂形顏間身親勸率皆感其誠於是得捐有濟無之粟萬
石有奇以賑損貴就賤之粟六千以糶山谷羸困不能出者
粥活之行視荒田諭富者資飢者分耕之宜興之苗遂瘳猛
獸食人殺官軍十二行旅殆絕君齋戒禱于山神即獲二虎
一豹飛蝗大集民大駭君盡誠禱之且設方略捕絕之稼以
有秋以其暇出私帑市材傭工一新州之治宇氏聞歡趨之
堂室樓門翼然畢備凡典州六十四朔其所興除不可計大
要以利民為本代至而君已病矣既亟家人授簡以家事請
言君抵之不答天性和易輕財好施雖以文為害進然恒不
樂每勸其子以孝問曰吏不可為為儒而貧抑又何與荀彘
吾訓非王氏子孫也既葬之秋子弘以范陽鄭守謙之述來

請志墓弘之言曰先人出入省戶三十年嘉言善行多矣弘
幼不能知所知者宜興之略耳余惟古循吏遠矣然有能一
日勤其官子其民則語默造次皆足以及人觀史君之於宜
興庶幾民之父母者欤况加以用心五六年之久是宜彼之
思不能忘此之情不能却也君凡四娶曰葛氏一女嫁奉議
大夫冠州知州周郁曰劉氏一女嫁某官孔特立曰唐氏一
男弘曰張氏一男弼一女幼君之壽六十有一沒以皇慶元
年十月庚午窆以延祐二年二月庚寅墓在范陽縣札讓鄉
史家里初建新阡從祖考序昭穆而葬焉銘曰
有美王氏由宋而燕維肇其先弗德孰延蓄之為淵演之為
川懿尔史君厥施沛然曷以其善不以其年教一經相活千
人封德靡不報聲隨景從匪我期之天畀則豐尚力于訓爰
亢于宗承鹿之野其固惟崇

許州大洪濟寺益和尚塔銘

大雄氏一傳而迦葉二十八傳而達摩又五傳而弘忍遂岐
爲二能傳而南秀傳而北由是講論興焉毗盧之書爲卷五
千四十有八出於佛者什二三演於緣覺聲聞者大半其語
言文字亦博矣不了其義不足以深其道不深其道不足以
得其法法孝矣成惟艱哉是故了義非難了心爲難義了而
心未了者有矣未有心了而義不了者也許田柚岩和尚其
宿根慧命者耶其在母也母夢適野而得金印野有人曰亟
以獻佛母留也即望見塔廟甚盛因懷印以往寤而和尚生
父母異之甫輒俾出依鎮陽天寧肱公父母南歸以幼復從
焉十五六衣緘北征孝於燕中寶集寺又孝華嚴圓頓於真
定淨公又孝唯識於大梁孝嚴肱公歲月逾滋心義向了遂
即溫講席而坐每鳴鼓升堂義鋒四起和尚惟豎一指迎其

所至霧解冰消莫不卷舌低眉以就聽位於是四衆輻湊聞
所未聞和尚自以教弘遂退脩面壁觀于明月山大比丘衆
全公輩謂今塵刹俱空法無所住燈昏夜永孰測迷津乃共
即山中請復設席和尚感受其言出居許州大洪濟寺思究
唯識宗旨母張竭資以給購疏記三十餘部凡一千二百餘
卷於是歲講一周聲益以揚風益以遠傾耳席下者恒數千
百人自河以南願孝者皆趨焉其始至也殘屋與僧各不四
五既而敝者新無者有莊嚴殊勝如梵天宮金地福田出入
衍益居淨侶指千悉得溫飽皆和尚之功及其待闍與燦之
力也和尚戒律精嚴終身壞衣蔬食燃四指以煉心講唯識
四十餘年凡三十餘周河洛之間設席以待者惟恐不足以
致推兒牧叟類皆信向之大德中詔住持大洪濟寺沐之
王公貴人皆崇以師友之禮四方欲了佛義者皆以和尚爲

歸亦孰知和尚所了者不徒在此也嘗預臨壇一閱藏典一
飯僧餘五十萬度臘五十有五賜號佛性圓明普照大師以
延祐二年四月十日示寂歲七十有三州別駕以下千餘人
送之塔于城南八里寺篤于接引自海量以下得法者一百
二十人有奇親授記度者餘二十人名具碑陰父成姓劉氏
鄭州人也某寺沙門法洪纂其事來請余識余惟聖人之教
不貴言而貴行今若栖岩師之劬躬守法先行後言於聖人
之教亦若嘗有聞者乃錄其行而系之銘銘曰
道隱世厯厥生孰存因彼耀此昭茲侗昏有言不信自卑其
尊粵古大覺啓不二門噓吸羣流躍如西奔孰游其深惟汲
之渾我觀栖岩繫古尊宿印佛者心式表前躡三衣一食無
悖無辱抽閑剖鑰顯示季俗了義了緣雙林有囑性海此舟
嗚呼不復

周應卓妻李氏墓誌銘

廬陵周應卓之妻李氏卒且葬季子楨以狀走京師涕泣再
拜言曰楨之母死且葬父命曰汝往在京師獲識翰林程公
不幸汝母死今葬矣然不得如程公者銘之猶無子也楨忍
死受命以行敢請志曰李氏邑士人李某之女也幼聰慧涉
書史服勤女事得父母之愛為淑女長歸周氏謹甘旨泉祭
祀睦族姍以相夫子得舅姑之懽為賢婦晚為先女昏嫁不
擇勢利家庭訓誨壹本忠厚得鄉黨之敬為慈母合是懿行
斯可銘矣生以淳祐辛亥十月十有六日卒以星慶壬子五
月十有二日葬以癸丑十一月十日里之龍湖其墓兆也子
男四祐敬鼎楨敬出為段氏後女一適李以李孫男二岐原
岐本楨弟其父命為楨子女五皆幼銘曰
生可法死可銘是謂婦人之貞

楚國文憲公雪

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奉直大夫秘書監著作郎男大本輯錄

翰林侍講李市奉大夫劉謫高修同知經事門生楊侯斯校正

碑銘

洛西書院碑

洛水出京兆謹舉山東流至熊耳禹導之又東至今河南永
寧之長淵相傳即出書之地地居洛邑之西故又爲洛西韓
岳烏喙明月金門諸峯列其前巉峽鹿跡鳳翼諸峯擁其後
國初賈尚書損之辛徵君原元負外好問揚轉運奕陳參議
廢兄弟姚少傅樞諸儒皆講李其間下邳庸齋薛先生玄繼
至風教大行弦誦之聲交于州里孝友之行被乎芻牧諸老
既謝薛公云沒孝者俛俛莫知攸歸公之家嗣翰林直學士
友諒思續前志式承遺則割歲入之奇俸書院之制爰建義



原件短缺

P2

塾用迪教事乃經乃營甫涉寒暑上則先聖先師堂陛有崇
象設有嚴下則師承有養講肄有序孝者彬彬粲然復興又
購司馬氏獨樂園故址創五賢堂以祀伊洛諸儒以廣教養
之所延祐元年春國子監以聞陟義塾為洛西書院五賢堂
為伊洛精舍書院置山長一人領之秋九月以從集賢大孝
士陳顥之請 詔翰林李士承旨劉賡書其額以賜於是山
川澄鮮日星浮動紳珮翔舞維葦嗟嘆若神龜之文始出熊
耳之源載滌若諸儒先復若而親炙之噫上之化下其易如
此然自三代以來庠序學校之制不廢後世又推其意為之
書院精舍教養之術備矣而孝者闕踈聖人之道浸遠浸微
何哉人情役於所利風俗變乎所尚有非聖人莫能制者
皇上踐阼赫然發憤誕脩聖人之政廣厲孝官之路將俾闕
里之俗達于海表矧河洛奧區乎薛氏之舉忠孝兼之矣初

先塋敢以狀請惟是藐諸孤暴罹大故荒惑迷亂先子言行
未之能詳若夫大節固公所知惟公念焉余哀其辭則敬諾
按權氏太原舊族君諱秉忠字伯庸其先有諱平者寧洛之
黎城卒于官葬縣北鳳皇山之陽子孫因家焉祖坦仕金為
懷遠大將軍隰州刺史行黎城令國亂率其民柵山以守猶
聘名儒楊先生以訓諸子日夜講誦不輟亂定乃還眾皆服
之考從道深藏自好再世皆葬縣北之永泰里祖妣廉氏妣
劉氏附君幼從真定李敬齋先生孝工文辭不事產業至元
十三年試諸郡儒生于真定餘五百人君中高等例復其家
明年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姜公疎察其行能用為掾歷
戶工二部東京遼陽二行省晝治牘夜讀書未嘗有豪髮過
三十年調承事郎汴梁路封丘尹大德四年迁同知鈞州事
十年轉承務郎海陵尹治常居最海陵歲飢出私粟以濟流

民坐集授官舍以居至大三年就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加承直郎所至拯冤滯詰貪墨吏民畏而愛之皇慶二年以平章政事李秦公之薦陞承德郎授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循恪易良人益尊其德年勞應秩四品而君不自言余方薦為直學士而沒焉乎君生後余一歲耳竟去我而死乎其無與論德考行者矣余嘗謂君性嗜酒非養生之道然雖多不亂志癯惡非處下之宜然雖直不倨庶幾古之君子已乎君娶張氏二子翰與洙也洙為國子生銘曰

河中郭氏新塋碑

汾陽王自朔方提兵入翦賊臣其後以司空中書令領河中

尹兼靈州大都督由是蒲為朔方行營蒲帥常兼朔方節度既又分置鄜寧一鎮然朔方寓蒲如故王本華州鄭人蒲華相距數舍而近視蒲猶家鎮蒲亦最久王八子諸孫六十餘其居蒲者雖世世不可知然地以人著若今郭村郭原小郭村之類及石幢所刻郭氏子孫名字則其枝分派別於蒲者廣者唐有天下三百年其間名將相能以功名始終如王者有幾吾意其子孫宜世世克昌而乍續乍絕者蓋自上元以來奸權迭用治日恒少雖其君之世位亦不能自保其必傳况臣下乎雖如王之忠誠大節上通於天猶且急需慢棄幾不免於讒口况後嗣乎吾又意其子孫韜光自照不溷於時雖聲之不延而實則茂矣嗚呼亦孰知吾猶及見於數百載之下乎使道旁旅次邂逅逢迎知為汾陽之胤猶將脩容歛衽而與之言况所識又其賢者乎吾於是家先塋之述蓋有

感矣其舊坐在今河中府城東三十里曰新兆村旁有古寺
寺有廢石幢刻郭氏子孫名甚衆父老謂為郭氏墳寺墳有
古栢五驗之其兆蓋已九世近代多故其不能來葬而敢於
郭南者又三世矣至中書右司員外郎思貞始別買地於城
東文孝村啓郭南敢塗奉高曾祖考三世及考興元府君之
柩於武昌而族葬焉殤女附高祖是為郭氏新塋去舊十二
里地凡若干畝背負崇岡大阜環擁如屏是為古紫金之山
面則中條來對自南而東連延五老諸峯高下逢迎如有所
衛其西南則黃河太華百里而近西北則馬首諸峯遙相顧
挹若聚首焉蓋葬師之不謀而地自吉豈非天佑忠良之家
也哉右司之考曰復亨字彥通年六十有二妣姬氏繼徐氏
年六十有三祖曰信妣杜氏年皆踰六十高曾二代名氏皆
逸彥通

一見知為公輔器大加賞勳嘗為

事判官奉惡少年侮法售奸以為常彥通至復然彥通因以
計痛繩絕之政遂以成權臣誣害宰司沒入其家彥通為之
疏理有旨蠲半自興元赴調京師為銓曹所抑彥通浩然
便自闕下携三子縱觀江淮湘沔沒殯武昌歸葬于延祐
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秦國公為文以祭壘之志昔太白
識汾陽於微时而汾陽不忘議者兩賢之然則自元禮林宗
以來二姓世有夙契也異哉右司既以翰林侍講李士清河
元君明善之銘志其考墓又徵文於廣平程某謂將表石新
阡蓋必嚴必慎孝子慈孫之心也然古人欲為不朽則必託
之金石而其所以不朽往往出於金石之外其不可恃也如
此然則脩吾之所能知者而已其不可知者固非吾之所能
制也汾陽遠矣然喜聞而樂道其事者猶若宿昔此豈非脩
吾所知之故哉右司端潔靖深加之好孝敏勩事業功名方

獵以起視汾陽蓋將瞠若乎其後若乃先世松楸之所存
山君川后當為之守識呵禁亦奚以刻畫文字為然余与右
司相好因欲以其家之所脩者告其子孫也乃不辭讓而仍
之以詩曰

號仲號叔王季之穆文王之卿上公之爵事由世迁受氏維
郭大河之東地望攸屬在漢有道薦紳之尊唐曰汾陽千載
恒存允武允文澤流諸孫興元迤之嗣德弥敦瞻彼蒲東新
兆故刻石雖可隕名不可泐亦有喬林其樹維栢九世而更
文季斯宅山冠水綬宛宛巍巍高曾祖祢或啓或歸來于今
阡式安以嬉清淑扶輿祥址慶基聿觀古源為陵為谷豈無
能存匪帛伊竹咨尔山靈視茲宰木卅萬子孫不疑何卜

趙儀可墓誌銘

進士科由隋迄宋凡七百年矣得士固多失人亦不少得者

非謂其善於所試也失者則獨以不能合於所試耳夫君子
不以言取人彼七百年之間豈無明君良臣而治効終尔者
抑有由也今之科制則不然而場屋廢久鄉者聞人老死且
盡其能與者亦鮮矣余自弱冠聞江右諸儒先稱詞賦家必
及趙儀可儀可家廬陵廬陵師友眎他郡為衆儀可又以材
力浮湛激昂其間故所就異而馳聲蚤科廢益衍其力於經
史百家之言為文盈編授徒恒滿席聞科舉令下猶攘臂盱
衡不自謂其老也然終不自得以死死時年七十有七矣其
先太宋人曾祖慶善祖鸚飛父惠有二子曰文儀可也曰宗
強兄弟皆幼負雋氣相為師友儀可三貢于鄉入太學為諸
生國朝為東湖書院山長選授南雄郡文孝宗強弱冠擢
第以宋韶州仁化主簿兼尉客死延平不知其瘞後二十年
儀可躬往物色得之以歸為同域異寢於母易氏之墓田期

兄弟合葬焉延祐元年冬十二月葬宗強於右明年正月七日儀可亦卒其子將葬之於左遂來乞銘夫銘必功烈德素焉若儀可殆可銘乎其配先胡後丁有九男子重厚平復初剛直潔深及五女子十二孫五曾孫宗強死時年二十實至元丙子十月二十三日無子以剛嗣銘曰
扶垂白以遠尋手足之醜舍異室之穀而就同氣茲非悌歟銘其何愧

故砲手軍總管克烈君碑銘

至大四年閏月二十有八日宣武將軍砲手軍總管克烈君以疾卒于河南鳴皋鎮之正寢年五十五八月某日葬于鎮西北原延祐二年春三月嗣子慕顏鉄木以應奉翰林文字瀟道源所為狀因翰林直學士薛翥友諒請銘君諱昂實帶蒙古人晚易名士希字及之大父昔里吉思父兀都世為砲

常千戶自 太宗以來破金伐宋皆有功始屯聞喜之西

薛莊後徙鳴皋家焉至元中命君世官將從眾丞相伯顏南征以渡江功賜白金三百兩授武義將軍佩金符尋遷武德將軍進本軍總管天下既定兵革偃息乃即所屯建書院立社以教導民凡書院殿堂門廡齋序庖廡度書之閣為屋五十楹請于有司置山長一人割田千畝以備祭養事悉如制名曰伊川書院凡社壇壝之度牲殺之數升降薦獻之文不侈不儉以祈以報事悉如制名曰里社正喪祭之禮嚴長幼之節皆身率之禮讓漸興風俗浸美矣大德二年以足疾勾閒大肆于孝手不釋卷與中書右丞陳君天祥翰林學士承旨姚君燧盧君摯侍御史趙君簡諸老游名聲籍甚居十餘歲公卿交薦將起君翰林會卒君之南征也所至破軍殺將降城邑人爭取金帛婦女君圖書而已士之在俘者輒贖而

歸之人既服其賢及閒居里有得巨鼈于伊水之濱曰此濟源神周將軍也集巫覡鳴笳鼓迎而祠之畜之池中四方來祈禱者日以千數君取而烹之醜卒不能神人益畏君正直人有所訴不之邑而之君片言折之莫不感服有過惟恐君知之嗚呼若君者庶所謂古君子矣乎夫人塔塔氏忽都忽那顏之孫蒙古百戶三刺之女子一即慕顏鉄木賢而有文藏書萬餘卷無不究覽君之卒築春露亭于墓側以致其時忠買田百畝以供其歲祀今嗣為千戶是將益昌其家女一脫略鉄尼適蒙古副萬戶閣閣都孫男一女四慕顏鉄木娶鄭國忠宣公奧魯赤之孫蒙古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拜出之女再娶張氏君雖生貴族長戎馬而庶敏好孝有詩五百餘篇曰伊東拙意藏于家自號曰西齋云銘曰惟天下之將治兮四海承風惟治之將墮兮家用弗從蓋自

古而然兮豈在今而不同相君子之賢知兮起于朔方被詩書以為衣兮嚴仁義以為裳豈故俗之不足懷兮而吾儕之足希惟聖道之將明兮夫亦不知其所為劔差差而耀銜兮雄一人于一夫何功之弗懋兮何謀之弗如願獨好此窮固兮適遭時之謚寧既正直而無私兮又豈第而廉清齊富貴於浮雲兮庶吾道之足憑彼淫流之浩蕩兮渺四顧而靡極苟舍此以為防兮吾將安所兮休息士有所養兮農有所前有所承兮後有基嗟君子之不作兮尚千載而監茲

楚清先生墓表

延祐二年冬臨川婁泰初書來京師曰楚清先生以今年夏五月二日卒烏學先生服仁履義宜享百齡乃七十又六而止耶先生臨川人醜莫姻也先生自莫來後于醜莫有二兄曰若曰雷復在宋皆以進士入官先生亦再奉于鄉對廷列

名第六授隆興府觀察推官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遷臨安府觀察判官改福建轉運司幹辦公事積階儒林郎洪杭事嚴議幙輟輟先生於文法如素習決之沛然所事守帥非一皆驚服倚賴之譽以大振最後考亭朱浚尤親權臣聞而欲一識之先生不往左授閩幙歸而屏居山中與名輩相從講學求聖賢樂地如是十許年乃還名聞四方士大夫至臨川者必詣焉得其點墨隻字為喜好善疾惡然不形於言後進有可教無識不識皆誘掖獎飾不進不休家非饒財恒以周急為務自莫來時方幼獨與母居孳叔豪奪其貲先疇大削先生既貴或得其券以告謂可不勞而復先生笑曰昔誠鬻之今可強取耶既而孳叔子不惠蚤死叔無後或勸先生并其業先生不可曰詎可使吾叔不祀卒取契家子繼之為之冠昏舉叔之業畀之俾共祭養余聞先生大節蓋如此而先

生未嘗自異力孝至老不廢夜誦如為諸生時性剛直絕時
畛為文辭伸紙寫心造次皆本於理有集五十卷外集若干
卷友人唐浚述之曰子雲有云楚兩韻之際其清矣乎臨川
龔孟夔字龍友世濟其清人皆稱之曰楚清先生其曾大父
誠之大父良英父方母江先生初名揚復娶晁氏昭德文元
公之後克盡婦道先三十年卒女一嫁侯敬孫亦俱卒男曰
自厚有文聲先二十年卒婦鄧氏有至行孫男文潛能世其
孝孫女德巽德靜壻張觀朱夏曾孫女二先生既卒文潛以
其年六月丁酉葬先生于臨川縣積善鄉西盈之原寔汪夫
人墓左遂以述來徵銘余嘗孝於臨川先生時在仕國及先
生隱閭巷余間以歸客經從每見益親然終不得朝夕見今
方引年意謂川觀岩居將得從先生遊而乃不然嗚呼悲哉
銘曰

前之清膏蘭自滅後之清松菊惟悅于此歸全山榮水激後
有千年尚其來閱

吳隱君墓誌銘

余在臨川時有同舍生居金溪者曰吳氏兄弟三人伯諱德
鴻字儀可仲諱德溥字時可季諱可孫字聖可皆甚賢其伯
氏雖未識而相知深余自去臨川四十餘年夢寢未嘗不與
吳氏相接大德五年官武昌季氏沒九年赴召京師仲氏沒
今也伯氏喪余復留滯禁林嗚呼筮仕以來家居者僅四五
或半歲或一歲無過再歲者使日得與吳氏相追逐其能幾
何況會不一二而別常八九者乎況相知數十載而猶不識
者乎大德五年至今十六載耳而喪其兄弟三人生不能盡
其情死不能臨其穴語之塗人猶悲况所厚者乎然仲氏季
氏之墓余皆銘之今復請銘其伯氏亦可少慰也夫吳氏家

金溪吳塔里且十世矣家故饒財有贍卹之德又多醜儒篤
孝友之行故家政之修咸稱吳氏而五福之備乃在儀可聖
可在宋得進士第爲新昌尉在國朝爲建昌儒孝教授最
先卒時可僅補宋登仕郎卒後而儀可明毛氏詩工文辭
又從馮先生孝揚孝而試輒不偶然能自樂雖家事壹不關
于心其始二弟治之二弟死子治之惟日事讀書談名理飲
酒賦詩而已足不至城府者四十年無喜怒憂思無疾痛苛
痒年八十一而終豈不得于彼乃得於此耶儀可性至孝至
元中羣盜大入潭舍驚避母劉方病未疾君守不去哀懇得
免人至今誦之惟儀可於人有君子之目於德備五福之報
斯亦難已仕不仕不足計獨與君相知數十歲不一見而死
爲可悲耳祖諱堯仁父諱士亨配饒氏先卒子男三祥子茂
子宏子女一適李人表祥子及李氏女亦先卒孫男一文孫

程孫女五長適劉德集次適余良琇次適余一龍餘幼曾孫
女一卒以延祐二年十有一月辛亥葬卜明年九月某里之
仙源其塋也銘曰

洪範稱五福而不及貴豈貴可致而福不可備君獨得其所
難人猶不能得其所易非天也耶非天也耶

武先生墓表

至元二十有二年秋七月趙郡武威卿先生卒冬十月葬于
平棘縣棘蒲鄉北邢原之先塋配任氏附君名震收緒之曾
世居大原崞陰大父濟安始采平棘父元母趙惟君一子幼
入小孝獨不赦惰父母愛其勤而憂其勤夕輒休之則伺親
寢酣蒙牖篝燈誦中程廼止長就孝子真定李迂軒先生鄰
有樞密判官白文舉名士也聞君夜誦獨苦大加期異太尉
史忠武公禮致于第俾為諸孫師至元七年 詔試儒生中

者復遂中高第十一年又 詔李李官眾以應 詔遂

李教授樞密趙公微時讀書李中既貴買田畝千五百為務

養資君悉索賦入一新殿堂齋房大集諸生脩教事由是趙

李興盛為河朔先二十一年調將仕佐郎濮州臨清縣主簿

明年春至邑發其素脩一施於政寬而肅明而平不苟不迂

不為淺功近利而民之歸愛萃矣上下虚心屬目冀見真儒

之用不幸秋七月以病卒于官方革賦詠自如又為子戢講

孝經第十二章章徹而逝嗚呼不亦好孝知命君子哉壽五

十有七年居官凡五朔邑中吏民無不失聲太息鄉之長者

悲幼者慕李士大夫相顧而唏曰自今無所考德問業者矣

蓋其稟厚質醇李奧而材達沈默敦簡喜愠幾亡謙虛為常

不以己長格物不伎不競與大周詳朋從折簡求益者無虛

日答已則燬其簡遂於經史誨人亶之無勸其辨論如貫珠

如霞舉如繭絲之線如風船順流如抽閔而擴武庫也為文
輒棄其橐門人哀集為若干卷理覈意精若古人之言然蓋
其平生以勤自得以之成身身立以之事親之驩以之蒞民
民愛而恒以自牧故物不忌而名彰又有古人之德者耶
卒後三十有二年是為延祐二禩門人史灼述其行事子戢
以述來請表于幽阡戢之言曰先子幸而以孝發身不幸不
得施之於世眾咸傷之而况其子今茲之請期慰往而導來
倘獲諾焉雖不幸猶幸也余曰諾太史公稱燕趙多悲歌忼
慨之士然則其於仁義道德之云蓋斷之也然秦焚書而漢
興燕人韓嬰趙人食子公輩皆以儒術專門授徒數百近代
廢興相尋趙魏齊魯之郊無立草而李士大夫往往有以自
衛卒存其存子真所謂未墜於地不其然歟雖然若武先生
者亦未可數得也配任氏先卒再娶于王四子男曰戢終乎

江巡捕官曰戢今為中書掾女壻曰程世英為晉邸侍官曰
魏遵為士戢為宰屬有清白聲退食杜門惟以奉母教子為
急先務親將賴以顯傳有之幸哉有子如此則謂之曰子姑
自愛吾為子銘銘曰

曲沃武公爰始舉晉厥昨曷延唐叔之胤六裂三峙迄為家
人沒沒千載奮焉蜺伸亦粵安平眾慶我戚韜光韻靈吸鍊
泉石終以表世特立獨行代有子孫載其休聲我觀厥鄉情
情大雅以道殉身不以用舍矧覺後覺聿若亨貞我以吾義
彼以其名緇帷之林豈無尸祝亦有桐鄉在彼清澳邢原既
長玄堂之方嗟尔子孫不墮不忘

僉廣西提刑按察司事胡公墓碣

有元僉廣西海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胡公卒之十年子脩已
等以容州判官陳偉狀來請銘公名夢魁字景明澗泉朋友

之所尚也建昌新城人幼已穎異父師不煩未冠以明經貢
于鄉郡守面試以文頃刻而成守大驚賞既長復為首薦遂
登進士第調澧州戶曹改丹徒尉累遷浙西制置司參議官
歸國朝奉母遠里江西宣慰使檄攝本郡判官者二年旅
覲得旨予秩六俟命適余將指旁求遂薦于上擢僉廣
西憲事嶺海吏治不律公所至發擿蕩滌之聞驚見懾同列
亦為悚海南宣慰使最貪毒皆不敢問公條其宿惡劾罷之
衆大驩快居四年所決黜甚衆民為建祠刻歌謠山谷間譽
流中臺會更憲號公亦久廣厲地倦且病而歸矣自是杜門
却掃甫及挂冠即致其事公之初釋褐也包文肅公勉之曰
子少年入仕所至巨量然自大者人小之自卑者人尊之公
曰謹受教故平生謙勤委曲與人語唯恐傷之性強記自少
至老諸書恒在口言論風旨恒如布衣時服用稱是不識者

不知為貴人所守疑一故蒞官行法不吐不茹風績偉然清
其用之不究也予雖同里閉而南北驅馳相從之日蓋寡然
每一挹之郁乎其容之溫粹乎其論之篤粲然相與之情之
文也今不可作矣悲夫公生於陳從母戴夫人愛而子之胡
陳固同姓也戴夫人嚴甚內政斬斬家雖豐以古法束公於
孝衣不得兼帛食不得兼肉故早有成公又守其訓終身故
自奉甚約曾祖儼祖孔昭父泰定公凡三合姓吳氏趙氏樊
氏子十一人男克已先沒脩已正已進義副尉湖南道宣慰
司照磨成已女壻張蜚英呂元嘉三十九代天師張嗣成樊
溥孫承事郎郊祀署令程大本曾宗屋譚括以大德十一年
六月二十三日暴病卒年七十四以其年月日葬公于南城
縣太平鄉唱墩嶺之原所為詩文曰偶然集銘曰
山木之苞宰如之新泉澗之滄淪曠然而望如有人焉虜生

者疇親

故常州路儒學教授袁君墓誌銘

有為之後至陳轅濤塗別姓為袁氏盛于漢演迤于晉宋隋唐之間宋祥符慶曆中有以世科雄文起豫章西山者是為豐城蒐湖袁氏之祖豐城今為富州云至元十三年余自盱入朝道蒐湖識袁君則成廣面大耳方瞳長爪言論忼慨奇偉人也後十年余以使事過豫章會君于校官及余廉問湖北則知君嘗仕漢鄂而分教浙西矣自是不復相聞今上即位召赴闕始識其子中立則言君已沒矣又五年夏余謁去將南歸中立乃以熊君朋來所為狀請銘君諱斗楠則成其字也曾祖諱晟祖諱植宋迪功郎梧州教授考諱濟宋承信郎廣州監稅君幼從世父德慶太守漸孱弱冠為徐繪事鹿卿所知延置賓館陳工部杰長君九歲耳明於易同筆

于郡之東湖書院遂從受業焉聞閩人劉升伯尤擅其學又往從之盡得其道會德慶君謂高要丞携与俱峒獠跳梁亦當捕君出奇計佐之禽其酋太守林億上功補進義校尉東南十三副將聞母章氏喪而還服除復講易東湖德慶君之子灝願竟用其學取高第而君試輒不偶繼丁父艱曾參政淵子雷尚書宜中交薦其才未及用而天下為元至元十七年江西始建儒學提舉司首辟為邑教諭改撫州臨汝書院山長迂興國大治教諭郡守史棣甚尊禮之言於伯兄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格用為鄒州儒學正明年攝漢陽府教授明年詔遣裴侍御留左司銓選廣海官以為靜江路教授固辭明年調壽昌南湖書院山長先貞元年陞常州路儒學教授所至新築舍闢土田嚴教養士論悅服君既遷於孝尤長於醫著書立言人以為訓大德八年冬十有一月甲子以

疾終于家年七十八娶萬氏繼王氏俱先卒子男一人中立也萬氏出以高材偉識克世其業居京師二十餘年名聲籍甚初授澧州醫學教授遷龍興並不赴孫男二長曰必力台年十八為成宗宿衛士今始調將仕郎來陽州判官次曰元童曾孫男二曰那海曰不花君所著曰自家意思者三十卷傷寒纂要百二十卷藏于家實以卒之某年與萬氏合葬里之胡家墩惟余與君生同郡而不相識既識而君已老不幾見而君遂沒能無情乎余幸以衰疾得與君之子相周旋猶見君也嗟前脩之淪謝慨後來之悠邈乃為之銘銘曰藹洋洋豐之旁播之勤報又良時廢常道甚臧位弗充壽則長嗟伊人逝茫茫前之齋後之慶

王氏阡表

將貽父母令名必果又曰幸哉有子如此余每誦之未嘗不

喟然也夫脩身慎行恐辱其先此固人所當勉者庸知亦為子孫地乎人自非喪心失智孰不欲其子孫之興及考論其平生則或馮時逞私雖旦暮不計何暇身後之慮哉是故古之君子寧窮毋達寧齋毋豐蓋其志慮甚遠也昨城王興祖之曾大父克溫金季嘗佐輝州忠於國而惠於民民至今誦之余識興祖父文雅粹溫知其漱六藝之芳潤爾然逢掖中今見世系則知家本河朔華腴世故亡其譜牒其來昨城斷自曾大母申氏始高祖曰魏金時進士寶豐令曾大父佐輝州值兵疫民不聊生廼出私財為粥為藥以拯餓疾生者甚眾眾既懷惠承以捍城竟墜節以死時年四十有二大父曰文立念其父因事死兵遂不仕以明經教授鄉里父澍有雋材弱冠貫穿經史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聖賢為歸文無不習而以明理為主不幸二十有一年得疾卒沒之時抱輿祖着

膝前告母某氏及妻某氏曰人不患貧賤患無賢子孫此子
異時庶幾乎惟二母之望言終而沒與祖時雖幼已知其意
之悲即自奮稍長捐其先疇為資遠求師力孝成身策名
庠序登天官入粉省尉焉羣士之英二母華髮朱顏坐受劬
勞之報志甚樂也然則澍雖不幸哉有子如此而與祖猶
以祖父居約而操狹時左而願垂為子孫者位卑而名弗彰
志勤而道苦遠無以貽親名是懼而謀於余余曰克子之心
足以貽其先矣而何位卑之足計况一時之赫赫千載之寂
寂乎子姑安之其慎毋怠與祖有男若干人其先墓在某所
銘曰
善可為乎有貧且夭者矣不可為乎有位高而金不少者矣
觀澤州之忠惠其子孫之孝問樹立則可為不可為瞭然矣
曰然弗勳亦既有此表矣

艾君哲阡表

世之人於儒也或听听焉者何曰謂其無所可用也然則君
君臣臣父子子禮樂刑政以維之養生送死以厚之此二
帝三王之道周公孔子之教也而能誦其言道其事者誰耶
曰儒也然則今之治天下未始不守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
法縱或小戾亦非故倍之也今而謂誦其言道其事者為無
所可用耶曰惟誦之道之而鄙之也嗟乎儒乎夫豈其然乎
臨川之艾臨川之儒族也曰庭梧者亦儒也其言曰庭梧之
曾大父棄疾年九十而不衰觀於天而知宋之將亡大父居
仁有子思誠思明思明庭梧之父也族之人既皆儒誠亦然
父獨否勞以致養眾訝其獨勞祖曰我非不之恤也顧人也
皆儒殆將不保異時眾賴其勞耳其後宋果亡豪奪蜂起有
家者大抵皆摧敗不支而儒為甚父所存護者獨全人始謂

大父知言父生平不事作業獨好為人排難解紛拉強翼弱其慷慨赴義有古俠者風自州長吏以下皆諉以事嘗佐軍擒賊有功不居操心甚恪故為父老禱祭必應有志不遂者歸之輒得故感尊嚮之沒又甚悲思之今者庭梧句文表其窳余既許諾則謂之曰若祖所謂儒特一時一族者耳且責功利於儒或儒以功利為事是皆道之不幸而世亦由以大不幸者是故君子体仁而行義苟用焉而体不具謂之支離之民子而為儒亦克慎諸且子非儒父將曷書庭梧謝而畢其言曰艾本新定今臨川者十三世楊氏母也植實禮穎四弟也植從黃冠師以夢也大德十年十一月廿六父卒日也其明年十月庚寅窆也某山某原墓也余表而又誄之備也曰考終十之身逢吉十之後人山木芑芑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奉直大夫秘書監著作郎男大本 輯錄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知通事門官楊傑斯校正

銘

玉融小孤山之子衍孫歲甲申加元服山翁祝之曰維爾衍美有文冠而字曰季蕃後十有二年廣平程某訪梅於小孤山之下衍請其說乃為之銘以廣其意

大衍之用一乾二坤坤道資生章大以蕃美暢四支其吉維元匪直也文德行本根敬內義外如車兩輪孤山之子石塘之孫視我銘詩勿替弥敦

心齋銘 并序

郭德基為張游道求此心齋扁余作心一兩二字遺之銘

以申其義

人惟一心何彼何此天飛淵淪匪尺伊咫此之名立物我對峙是非善惡相挺而起有齋翼々昭晰表裏專名曰心自我更始心即齋耶心即齋已回不違仁知者夫子如愚坐忘孔莊異指體認少差毫釐千里吾克吾已吾復吾禮歸昧吾齋靈臺止水

福州路學二銘并序

至元癸巳余至三山既謁夫子廟即脩享官朔大小享以來諸生作亭後圃為游息地落成之日天新雨以時雨名之泊大德丁酉七月乃大修廟享越三月告成以其餘力築壇樹杏於亭之前發篋中舊藏祖庭杏壇二大字張之竹溪党公筆也浚池左右取重允之義更時雨曰麗澤而繫以銘

杏壇

謂有人亦宵兮緇林謂無人邪洋洋乎金石之音斯道何在日用常行厥臨孔昭參前倚衡夫子之德昊天罔極仰瞻堂壇如有所立

麗澤亭

彼滋者澤矧兩而麗宛其相漸有友之義此湮而枯槁彼有餘我潤而沃既尔不足名川三百支川二千勉哉作聖其淵

趙履道復齋銘

夫旋車輪其曳奚道奚徑孰平孰陂蛇虺之頭虎狼之

靜虛齋銘并序

寂然不動者天地之體也感而遂通者天地之用也天

以陰陽化生萬物而人獨靈於其間者以方寸之中備
此理耳故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夫心之體本靜而虛惟
其動故足以燭羣動惟其虛故足以納萬有倘克己之
功不加此心之體不具則戰之以物欲塞之以吝驕而
發揮形著於外者始與天地判然而不相合矣是以君
子體乾坤之健順勉焉日孳孳焉至於體立用行範圍
參贊則之至問之極功也詹君雲卿以靜虛名其進脩之
室蓋其識趣精詣志力強敏坐進此道不占有字廣平
程某勉而銘之曰

尊經閣銘并序

噫靈臺萬化宗如水止如鏡空鑑妍蚩靡遁容來無迎去無
從一物無萬理融寂不動感而通此天德惟聖功賢希聖將
無同

南陽書院既成乃其舊閣謀藏書也會憲使歷山公俾
提舉李事者粹列郡校官板本書至因度之其上以待
李者彙經史子集爲八架架有壁而加宿鐫焉噫匪囚
之也匪以爲觀美也匪循故常而資夸柄也亦曰讀之
而已里非無儒也家非無書也惟無常師常產之憂是
以有此李也於戲宮居而師友之又爲之賦飲食以飲
食之甚矣古之人不幸而不獲生於斯世也亦甚矣今
之人幸而猶得聞之之人之言也可弗念欤夫聖人之
言如天賢者之言如地諸子百家如萬物尊經猶尊天
也銘曰

厥初生民有哲有愚表之君師身爲其樞亦既降只繫訓之
敷載陽載陰闔慘關如五金家國貞符豈無衆言或翼
或扶仰之弥高欲近而疏南陽之廬里黨之李殿堂室門中

仰崇閣集厥大成於此焉托擇焉執焉熟焉復焉惟聖希聖
惟賢希賢下以潤身于以豐國左右逢原欲其自得傳道解
或亦思厥官刻此銘詩無廢後觀

藏室銘 并序

讀書名山古人之事也三島之藏室老氏之藏也三谷
之藏室程氏之書之藏也藏之云乎亦讀之云乎銘曰
前數千載在方策如見其人後數千載有方策此心此身孰
不靈於物乃謂席珍孰匪秉彝而曰覺斯民吾愛吾廬豈以
專壑讀書名山尚友先覺方丈瀛洲玉室金堂遠莫致之吾
有華岡插架非藏佔畢非讀咨爾明來問津三谷大德八年
歲在甲辰暮春之初華岡子書

范陽許氏餘歡堂銘

讀書潤身治生潤屋歡信有餘意無不足人方劫劫我則愉

愉心廣体胖仁宅安居不名一錢朝衣東市一一飄風所謂
長喙那知許事一杯陶然欹枕前榮浮雲在天局其銘詩予
做好德異日升堂尚非生客

逍遙遊銘 有跋

光風霽月魚躍鳶飛熙熙皞皞浴沂詠歸彼逍遙意得自
我是將無同孰云不可漆園非古句曲非今吾名此堂寔名
此心歸去來兮吾亦荷蓀青山白雲相望一笑

茅山劉尊師驅役風雨神鋒凜然而襟韻甚高意悟飄洒
留京蓋久非其好也今將言旋余深愛敬而莫能留乃為
書逍遙遊三大字以况其為人又為之銘以篤永好君歸
而揭之棧題乎則是余朝夕与君周旋也

吳氏主靜銘

仁義中正以靜為主主之伊何天君內處不貳不參常居其

所以立人極以保天子水止之平鑑空之睹由中御外駁用
孰禦生色睟然見於其宇孝札之孫請事斯語勗哉進脩毋
念尔祖

母不敬銘

德之聚礼之輿出与出居与居有克念孔子徒有弗念視此書

孝里銘

四端之宰萬善之先秉斡之懿制行之全有虞丞丞標尔萬
世蔚其緇林曾閔不墮我行其野聞周於蘄使者式之書閔
之眉入出所昏自在心守孰亡蒼旻孰不黔首元聖之處奚
闕而稱里仁爲美所美非名亦有高人其居曰栗黃中通理
取材落實保效之素企彼之崇通德遐矣千年鄭公希聖希
賢尚其永錫銘于閭左各共子職

自牧堂銘

人心惟危如馬不羈出入無時勝虛抵巇不蹶則迷地中有
山高而能卑謙則象之天地鬼神咸貴於斯君子法焉以收
其馳如牧于垆白駒之維彼牧伊何不圍不奚匪我其誰維
天人師訓亦如茲驕慢貢高非我法宜以瓦鉄食衣壞色衣
視退轉心鞭策常施与吾聖言不期而期惟此上人白足赤
髻謙光定慧我有世希自牧之名夫豈自欺吾銘其堂誦吾
所知欲徵吾言徵諸聖辭

蜀井惟良省身齋銘

聖人之孝惟博惟約既達夫博乃守其約其約伊何忠信傳
習日以三省其道乃立忠謂盡已信謂以實傳之於師習而
勿失匪忠而忠匪信而信雖信雖忠於義已咨傳必由聖以
戒頗僻匪傳而傳習之何益是以曾子卒傳孔道由思及孟
萬世允蹈省身井氏惟曾是企拳拳服膺是亦曾子

肯堂銘

濟其美復其始構于此施孫子

裝齋銘并序

郭靖州復字元坦沉敏端實好孝不眩名其讀書之室
曰裝齋廣平程某為之銘曰

古之君子孝也為己不患莫知患不知此如彼衣錦猶尚之
裝外雖聞然內則甚炳玉韞山輝珠藏淵媚苟有諸內物豈
能蔽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謂人不聞我則已贖魚在于沼亦
匪克樂謂人不見我則已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翼翼其心
暖暖其輝大禹不矜庶士交正顏子若虛後世稱聖做縕非
耻懸鵲非窮君子存誠執乎中庸郭氏元坦惟簡惟淡我銘
裝齋以作尔監

虛室銘

即虛為室所苞則夥謂室曰虛其中有我由虛生白生之者
誰既云虛矣誰其見之粵有真人獨居其奧曰希曰夷相与
徑造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我客戾止玄玄迎門

鈍齋銘

銛故恒割久則必訛驥於驚駘其行實多順流加颿抵石敗
波疾走翻飛終嬰禍羅維此君子焉知其他保此鈍遲以毓
天和百歲獨長如援曹戈美哉象賢一唯一阿匪直緒餘其
德同科吾有拙璞尔琢尔磋久不潰成錐則屢磨銘以訊之
今者若何

箴贊

友敬堂箴并序

長樂亦山陳公請余扁其所居之堂曰友敬申友敬之
義作為家訓以儆諸孫古今言行有關於天典民彝者

盡在是矣且求余言余何言作友敬堂感
兄弟之身初則一体痒痲疾痛孰彼孰已兄弟其弟匪曰恩
斯弟兄其兄乃分之宜是惟人倫是惟天命非自外來惟友
惟敬分財取少纖悉之惠食果取小直讓之細然而性善於
此著形一家和順千世典刑為兄克友弗敬非弟干戈琴瑟
何有於悌為弟克敬弗友非兄煮豆燃萁靡念厥生嗟嗟手
足友敬惟心其和悃悃其肅欽欽反是不思為犢為禽尔堂
曷名敢告司箴

李府判家伯顏忠武王畫像贊

烈烈桓桓如河如山功極名完盛德之容維恭維寬幙府同
心戚欣燠寒儼其當年長劔高冠追隨凌烟尚永弗刊

喬達之李士真贊集詩句

顯々印印寔彼周行俾民不迷俾尔壽而臧

喬達之內子真贊集詩句

如山如河如鼓瑟琴宜尔子孫秩秩德音

玄武贊

數尺之藤萬縷之墨玄雲勃興靈物偈仄天君跣立臨下有
赫瞻之若夢卷之無跡茲其是耶知白守黑

貞義處士家傳贊

周司徒以六行教民曰孝女睦嫻任恤吾觀李君其幾之矣
不然何惓惓於事若是而子又克肖益大之是家也其不謂
之行義之家歟

危槐坡真贊

待之不來呼之不應昇哉槐坡斯之謂命

黃成性史李提要贊并序

史之為書也博而雜其為李也煩而易遺出沒浩瀚而

不可執也必設羅落以張之混瀆闔闔而不可窮也必立檢押以制之此史事提要所攸出而始事者宜盡心焉故為之贊曰

清升濁墜既滋久有物有事膠葛紛紛削牘殺青水委海受有窺其源涉是濡首惟江夏氏操網結紐婉而成章弼彼天牖如珠纍絲如魚在留何千萬年誦之在口吾觀世季使我心疚昔拙而減今巧而秀襟裾馬牛為世所醜此有要言毋廢而手惟江夏氏顏鑄墨守心千古前身萬古後歌以賦之叶其節奏往茂藝林昂哉不朽

李秋谷平章畫像贊

天作之君必擬之臣猗欬秋谷潛龍舊人輔道正羽翼藹然師友圖像青宮德義是取九居五位轉坤旋乾道同志合匪久伊天萬國具瞻始會天意玉質堂堂儼然潮器身為道寄道

以身弘執道執身穆穆迂衡道不計功而功孔炤千載如新雲臺麟閣

白雲平章畫像贊

溫溫其恭廓廓其容堂堂乎拔俗之標繁繁乎季古之胸宜夫致功則隆致位則豐身居廟堂之上神游丘壑之中匪青山與白雲孰與吾心而可同

王仲澤真贊 二十四歲卒博學有名

吁嗟乎仲澤玉質而金聲矢直而砥平胡不能以久生吁嗟乎仲澤何厭乎李餒于福豐于德歉于位富于名嗇于壽蓋所然者人也所不然者天也吁嗟乎天豈不在所承承哉

陳氏三先生畫像贊

默軒虞子颺

猗嗟子颺邁世之材二鳳之首多士之魁李足以尊主庇民

氣足以摧奸斥回作室者方資以棟楠豫章為礼者方賴以
犧象雲雷四佐大幕曾未足少展其風之培邈超遙乎羲皇
之上翱翔乎河洛之隈千載之下拜公像者凜然猶有生氣哉

澹軒庚子京賡之弟

倚嗟子京古人之孝四俊稱首後進先覺方力養於洛西鄉
相莫能易其樂一振鐸於河東礼義化行乎平槩豪如杜善
甫望顏而氣下驚如李長源聞語而膽落留金逆旅安知墮
器之誤却賈園人不忍病馬之鬻白世之後聞其風者不廉
貪而敦薄耶

肅齋元忠時佐庚之子

惟公弼父嘉祐名臣八傳至君為儒之醇刊偽落華冠義服
仁其止安安其動循循天爵既脩富貴浮雲政成于家化及
邦人訟者求直不言而信貧者告匱折券予貧不忍羸牛食

之終身附郭其意深遠有莫親惟君之孝追古与鄰素愛朱
廣袂長紉五有言無懷之民葛天之民

宋李十真贊

蒼然松栢之干霄粹然瑾瑜之出璞人稱尚德之君子自言
為善之最樂宜其身事 四朝位列九卿登瀛洲主玉堂而
悲終歸於黃閣也

趙克敬真贊

岩松海檜鱗皴磊隗与風雲會文隱于內樸見于外不知者
謂此其神傳知之者以為天繪白雪老人獨曰此鈍翁鈍翁
也蓋屢百世而猶存

任東卿真贊

邈矣千載懷哉此賢先進之後後進之先春風池館晴雪林
遠相逢一笑握手無言

徐佐卿墨龍贊二首

駕鴻濛兮上寥廓風雷相纏雲噴薄駭而視之墨池涸
收吾舟養吾素髯君來衆勿怖

說

適齋說

物各有所適坎井之蛙東海之鱉數仞之鷄九萬里之鵬其
處身之大小高下不齊而其適一也君子之於貧富貴賤也
亦然世之處貧賤者或怫然而執中或恍然而失志焦然若
不能以終日一旦而富貴則驕則盈蓋終其身而未嘗有一
日之適是曾一虫之不若也誰謂人為靈於物者哉豫章胡
先生誠叟名其居室便坐之所曰適先生方布衣時以明經
史通詩賦進士業講授鄉里其氣浩然其容澤然其議論軒
昂震蕩聞者竦立無一毫憔悴不自得之態既而位郡博士

同時行輩衮衮臺省矣或以先生名聞始授 朝命又屈爲
海陵教官先生不以居卑為羞處約為怨單車之任其志氣
猶布衣時真能適者也余謂適者無所往而不適不適者無
所往而適富貴而適可能也貧賤而適難能也能其所難能
豈不能其所可能哉先生今日之適如此他日之適從可知
也夫古之當大事立大功者類非悻悻小丈夫所能也耕於
野築於岩漁於水濱若將終身及其出而任天下之重若固
有之不少動其心焉所謂適則無所往而不適者也先生適
者也當路多知之者行臺治書侍御史李元讓工小篆既爲
作適齋二大字而中丞徐子方詩以美之屬而和者十數余
少從先生孝知之尤深故為著其說至元二十九年夏五季
生程某敬書

實齋說

草木之成為實何也以其種是則生是而不渝其初也羽族之孚亦然故孚亦為實人之所得於天者其生之理也實生之後而偽其人也非其天也盱之士陳櫟孟實以實名其讀書之齋初余未識人皆稱其賢謂其言也信謂其行也果純乎一實者也及既識則誠有如人所稱者焉嗚呼古今偽言偽行以欺世盜名者多矣能讓千乘者或不能不愠見於簞食蓋能勉強於其弊者未必能掩覆於其久也孟實與余相周旋於金陵廣陵凡四載今年歸自京而孟實留吾家考其行如其言而終始如一日也則孟實之為實也不既實矣乎為之作實齋說至元癸巳暢月上弦廣平程某書

王肯堂遂慵軒說

翰林侍講李士王君名構字肯堂自號曰安野矣買宅於京師又榜之曰遂慵僕竊惑之夫安野君以文李被 眷遇有

列于 朝正黽勉從事不敢告勞之時也去年留京師嘗為賦詩曰安野標慵豈必慵所以諷也而君意殊不樂故以僕為不喻其意者僕之感也滋甚會出使閩海已受命不敢宿留亟就道故未暇為君竟其說夫人生而父命之冠而友字之名與字固未必有所取義而亦有取義者觀昔人所以名君字君之義豈不望君以作室之事歟天下猶大廈也垣墉塗墍非一日所能完棟梁榱桷非一木所能任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肯堂而後可以構必乾々必蹇蹇必夙夜匪懈庶幾乎畫宮于堵而績于成也君有列於朝而欲安於野乎未可也安於野猶未可而可以遂慵乎哉人固有身在朝廷而志山林者矣大槩野者君子之所不得已而非其所安也伊尹之耕野未遇則然終身所安不在是也裨諶之適野有謀則然平時所安不在是也晉公之綠野安矣君欲効之不亦

大早計耶吾故曰君有列於朝而欲安於野乎未可也安於野猶未可而可以遂慵乎哉僕之感殆不可解而君之意誠有所未喻也客有喻君之意者曰慵一也而有二焉有可慵者有不可慵者子於父之事臣於君之事不可慵者也世之人世之人飲羽於市門之下血刃於風波之上終身役役以至於疲爾行盡如馳而莫之或止此可慵者也而慵於此者幾何人哉君之所慵在是尔吁人有其非而遂其非遂之不善者也君有所慵而遂其慵遂之善者也而子何嘗焉僕於是釋然曰客言當矣為人臣者公尔忘私國尔忘家夫一心於公事國事雖私事家事有不暇顧而况乎聲色勢利之所以奉身者而暇勤勤乎哉君之慵是也僕之惑非也君能慵於其所可慵則必能不慵於其所不可慵不慵於其所不可慵則必能如韓子所言之匠氏如柳子所言之梓人以經營

於斯世而天下皆將在廣厦併幪之中矣他日功成名遂而安於野僕當勞君曰吾今而後知大矣哉遂慵之功敢書此以寄至元甲午四月八日廣平程某書于三山憲司之繡絲堂

文矩名字說

矩所以爲方之器也物非矩無以自致於方矩非物亦莫著其爲方之用蓋矩者梓人氏所謂角尺也必上下均平左右若一然後舉此而加彼推已以及人是以君子有繫矩之道然器非人不行用之則隨所施而無不中度弗用則亦自守其尺寸之常此君子又有藏器之喻孟軻氏以規矩方圓之至與聖人人倫之至並言夫豈徒者文掾名矩而字子方材器兼人如刃之新發木之向榮六駟既舉而風迫之也求余說其名字之義因書所聞以復之抑又聞方者地也非厚無以載體之也輿也非輪亦無以行有弗思思則得之

靜山說

瀘川劉君求靜山說於廣平程某曰艮之象為山山有不迂之体焉故曰艮止也為孝之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世以山為仁者之所樂因以仁者之靜歸之而曰靜山夫山固靜矣不靜惡能為山然山不徒靜而已也若曰山徒靜而已則觸石而出膏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与夫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獨非出於山歟蓋靜其体也動其用也言用不及体無本言体不及用非道劉君体用之士也默而識之吾言初不必竟

蕭文孫字說

文者道之著也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凡天地間形聲之異品類之繁孰非是道之著而因其文而文之者聖人也君為文武臣為周公聖莫盛於周故文亦莫盛於周而又有夫子集其大成故其言曰吾從周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文乎文乎豈翰墨之謂乎為士而舍周公孔子宜何師乎吾故人蕭則平之長子文孫既孤而字未立為之字曰從周且叙其義以告焉尚勉之乎當使則平之友異日咸曰則平已矣幸哉有子如此

劉時中字說

古人致禮樂以治身心惟恐須臾之或縱以離於中和也風氣既降家自為教人自為孝賢知過之而愚不肖者不及不得已而慎獨之訓生其防之於未萌者蓋甚微且密也然君子之中庸夫子之時猶言民鮮久矣然則不亦難哉劉君端淑老成言動有則觀其名時中而字仲謹必能守慎獨之訓而自防於未萌者中乎中乎抑將何以驗其為中乎苟能於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慎之慎之而又慎之其必能知之

矣劉君傾蓋平生不日而又別故爲之說以識予念

龍牙說

物之能神變無方者莫龍若也其蛻於江海之濱蓋欲遺其形迹之累以遂其神尔余嘗怪夫西方之孝以遠離生死爲宗至其枯於形迹則返有甚於世俗之爲觀其於摧牙朽骨猶眷眷不舍又時出光氣舍利輩以眩愚育不亦可疑笑已乎余或得殘片斷株於江海之濱曰此龍之遺也夫龍既已遺之矣靈於彼者乃取之知乎不知乎若通真雷尊師真得猶龍之孝者也觀其赤手把茅於江干不十五年而千柱之宮岌然以起是可謂能神變無方者矣又觀其爲規必欲千載則比夫龍之所遺厥有重輕矣太初公探龍之穴不得珠而得牙因以贈師豈亦况其猶龍之謂子謂師之猶龍非他孝猶龍之孝荒唐無驗不可究者之比也喜而書以贈焉

蔣沂寧說

言俗化之善者必曰齊魯然觀一變至道之云齊魯固自有差等也孝者舍周孔奚師欲知周公孔子之所存舍魯何適澹然公子名沂而字師魯予知其非謂前希曾而後轅尹以驚夫聲也亦非謂左曲阜右闕里而繫其迹也蓋曰周公孔子道之表也沂泗汶洙魯之望也務學必窮其源見道必于其本此命名制字之旨欵師魯志尚不羣材銳而年甚茂知道之方縱靶極詣當何所不至然予聞周公之治魯也尊尊而親親孔子之於魯也恂恂如不能言者欲尋二聖人之所存此獨非耶師魯其慎所師哉師魯名父之子且所從又往往皆名師前之說固已餖飩而飽誦之矣於其南也并祝加餐

宗人萬選字說

蘄春宗人子祥之長子曰萬選字舜舉家孝有源才業駿茂

教已序錄郡校皆無煩言而有令譽余自武昌東過雲堂舜
舉侍其父在焉因請余為其字說夫選於眾而得咎繇舜之
知人也而咎繇陳謨亦曰在知人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而性能自知者然後能知人耳唐虞君臣皆有明德氣合道
同萬世師仰是以孔門心傳亦以明明德為孝者先務夫所
謂明德即帝堯克明俊德之德咎繇德明惟明之德也人有
此德願吾所以明之之功何如耳咎繇躬有明德是以陳謨
則謨明弼刑則刑明今子方職于孝則明德新民是為先務
異日致君澤民於雍熙之世何莫非明德之用者然則脩身
待舉吾安得不為吾宗望哉

王天錫字說

魯人誦其君曰天錫公純嘏嘏者大而且遠之福也純者全
而不雜之名也天之予人者莫不善亦莫不純純嘏即純德

之所致也然不曰福而曰嘏蓋慶有餘而後其福大且遠也
不徒曰嘏而必曰純者蓋吾之所為莫不善故其所遇亦莫
不善也余友楚山王君以名其子曰天錫牧菴姚公因而字
之曰純甫純甫又謁其說於余純甫名父之子方左右就養
懽聲和氣雍雍益益其致嘏之道未可量至於純一不雜則
問孝之極功性分之終事是非他人所能與也子必勉之夫
孝問者何亦曰去其糠粃吾性者而已德而至於純非一日
之積也故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子必勉之

賴歸字說

平章政事安南國王來朝從行者賴安撫名歸謂余求其字
與號愚按字書歸音三而訓各異切區韋者曰山貌切苦軌
者曰山小而眾切丘愧者曰獨貌愚以其意推之山則山矣
皆未盡其義也天下篇曰歸然而有餘靈光序曰歸然獨存

然則巋之訓如曰衆山中之獨高者庶乎盡之於是字之曰伯高至若號之云者古無有也然而因其名之有字而復字其字以示訓抑何傷乎於是號之曰謙齋謙者地中有山之象也山高矣而不自有其高故易曰謙君子有終吉夫易之占吉凶悔吝四焉吉一而已而謙六爻專之高而不自高之功也伯高伯高吾為子危之卑而不可踰吾知免夫皇慶元年鞠有黃華雪樓道人

趙克敬二子字說

集賢趙君克敬既名其二子曰適祖述祖涿郡盧處道字之曰承宗紹宗已而避宗廟之嫌也東平王肯堂易之曰承忠次忠禮雖不諱嫌名然臣子之道止於敬而已雖諱嫌可也克敬以余老友其子承忠又同禁林俾申其忠之義釋者曰盡已之謂忠則忠之道盡已焉耳苟盡乎已以之事父以之

事君以之正夫婦友兄弟信朋友凡脩齊平治之道無一不備且父敬而子忠所以承先訓後亦至矣傳曰使民敬忠以勸不在君之父子乎所謂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亦盡已之謂也盡已之道無他孝之古而已矣助哉二忠

商繼顯子孫名字說

善者必傳乎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矣善者必無報乎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矣願其所積何如耳蓋論其人則當積之至於終身論其家則當積之以世世愈傳而積愈厚是之謂善繼彼所謂斬也特以一世之善而言耳余讀集賢周君正平所為商君繼顯名字之說而喜典刑之篤論也復喜商君父子以善傳家也又喜繼顯之善繼內能顯其祖考外不負鄉先生之深期也嗟夫使今之顯者人人同然豈非名教之望世俗之深幸哉今繼顯子三孫十四繼者可謂衆矣繼顯

既各命之以名姬之以字訊余俾申其義繼顯之意蓋曰吾
爲人子孫吾則若此今爲吾子孫者庶亦如吾乎嗚呼人孰
不欲有子孫亦孰不欲餘慶然使爲人子孫者皆能以其祖
父之心爲心豈復有不繼者哉夫所謂君子者以進德脩業
爲本而進德脩業則貴於及時今繼顯之名子皆以時而字
以德則義方之訓切矣木之用不待贊彥之美不容稱脩而
具之爲羣材舉而用之爲羣彥則繼顯之詒謀者又遠矣爲
之子孫者可不各思其義而勵其志乎曰時敏德脩時膺德
進時中德庸者子也棣威桓武彬文杞柔棟隆桂實楫濟榘
和采禮驟平極高格通幹直域才者孫也今年敏初以父任
詣銓余因識之恂之易良世濟將自茲始夫以繼顯材望之
孚事業之著而其適長年逾五十猶未登仕版是亦可見其
不競不綵之教者然則余辭其贊乎

祭文 祝文

祭余秋山廉使文

維至元二十有九年歲在壬辰春二月丙戌故江西廉訪副
使奉議大夫秋山先生余公之柩至自長沙次于盱江郭南
門之外後三日己丑友生程某謹以潔牲柔毛庶羞清酌告
于公之柩前曰維公稟氣峭剛賦形敦龐重如泰山喬岳肅
如烈日秋霜蓋其得於天者厚故其發於文孝政事者類其
爲人此公之所以爲公而吾之所以深敬愛也嗚呼今其死
矣始吾游孝于撫得公景定甲子所校程文讀之一時預選
皆名流次年悉登上第吾時尚少於是始聞公名而未能詳
也 國家平一土宇公官于鄂參政鹿泉賈公北方宿孝淮
政荆湖於人少所許可於公獨加器重吾時留京於是益聞
公名而未及識也歲丙戌蒐賢來南公適在盱首以應 詔

公亦勇往不辭入覲清光大稱上意起家風憲往貳湖南
于時樞要腹心星布基置舉手搖足且陷譴何公如快刀健
斧不避盤錯風采大振為諸道最化弦更張遷為江右憲副
鄉邦顛望公遺驅日月幾何凶計遽至知與不知失聲嗟
悼嗚呼惜哉公之享年六十有四有壻經紀家事護柩來歸
有子雖尚童稚日可冀其成立公死無憾也然公於不可為
之時能為人所不能為之事及今新政之始乃公行志之秋
也僕公共昌正氣以報主知誰謂公竟溘然而逝嗚呼痛
哉吾官滿還家甫終慈母喪事而公極適至想公音容思與
欵欵共談當世事而不可得矣潔觴敬祭以寄一哀公之精
爽能如平生少監吾誠也乎嗚呼哀哉尚享

重修南陽書院告成文四首

先聖

惟夫子為郡邑之通祀崇儒乃聖朝之鉅典南陽敝甚無
以揭虔安靈度材鳩工爰作新廟仲春庀役長至告成謹以
粢盛制幣式陳明薦奉究國公顏子配

武侯

三代而下論王佐者惟公一人南陽祀之為鄉先正某鄉之
願幸者也欵若明命勉勵於斯修敝補廢職分當然幸底
于成敢忘昭告

鄉先賢

某垂髫時來游斯堂固已服膺公之盛心將指此來則遺規
隳廢已甚竊効先覺遂忘其難經始於歲首訖役於仲冬殿
閣堂房門堦空奧庶幾苟完日長至舍菜于先聖先師告成
也噫嘻微公基之今孰構之繼今以始尚其相之

司土

惟神職司此土亦有歲年享之敬也為士子羞孝之修也為
神人喜徵福訖役工徒無虞且謝且祈垂祐永永

郢中先墓祝文

仰惟高曾上居古郢再世經營生計既定林廬在原宅兆于
嶺牛羊蒲村鄉田同井中罹百憂遂適他境今六十年遺蹤
未泯粵從徙居朱紫交映 國恩固厚亦緣家慶惟宣慰叔
作藩南屏郢實所部因得歸省既封既植且闢且整鄰曲之
榮子孫之幸自茲以來又十溫清嗟惟末孫早際 明聖茲
焉來鄂憲節是秉謂近松楸可以瞻債欲去不能拘於簿領
睽然長望徒有耿耿緘辭寫心遥酌酒茗仰惟高曾英爽不
瞑尚鑒卑誠式回幽聽相我後人以安以永

又

其効官此土庶迹先塋水遠山長尚隔千里茲霜露之既降

慨瞻省之未由爰遺常儀謹脩時祀仰冀靈明之格少歆追
遠之誠餘慶所覃式安且永

借菴祝文

仰惟二塋相距一望松楸連蔭雨露分流而合祀有堂猶借
舊設近者幸成先志改立借菴茲既畢工敢嚴迂奉伏望明
靈共格去故就新相敬如賓受烝嘗於永世克昌厥後瞻此
岵以長春

乙巳春祀西高渠墓祝文

曩官于鄂稍近先塋今焉顧瞻又隔湖漢每遇歲時之改不
勝霜露之懷敢飭彝儀遙陳菲薦伏願俯歆微悃啓佑後人
家慶所覃其寧惟永

乙巳春祀武昌墓祝文

遠違松楸已再閱歲嚮風西望寸心盡然茲當雨露之新痛

致蘋蘩之薦伏望俯歆微悃安裕九原佑此後人益綿家慶
己酉八月祀鄧墓祝文

向官湖右稍近松楸暨列朝班雖專遣祭今已三載草木
蒼涼况值兇徒肆其侵伐驚動泉壤不孝罪深茲來武昌實
奉朝命因再削牘直于有司就寄純誠虔具薄奠霜露之
感倍萬尋常仰惟尊靈俯賜歆格默垂幽贊妥佑如初

己酉十月祀武昌墓祝文

茲以使事暫留武昌瞻望松楸百里而近霜露既降中心惕
然專遣門人代陳時祭使事將畢躬拜有期仰惟尊靈俯歆
忱悃益安益固流慶綿綿

書 啓

答黃草塘書

某再拜草塘黃君教授足下往者客居於洪實與足下同州

里聞而不面之日久矣儼然造予喜慰參半又辱携教編摩
二書連繙數策已窺足下之用心幸甚幸甚世無實孝真識
因陋襲弊苟焉自安至於上下數千百年之間扶大經尊大
緒立為一書暢所志而垂無窮此古聖賢所為也不意於吾
州里而獲足下太息敬羨不能已已此其為惠蓋亦大矣而
又侑之以駢文儻句溢口虛美殊非足下所宜施諸人者而
僕亦何敢安受之乎且以足下精誠絕學大雅不羣使之紬
繹金匱綜理木天固當穎然出羣士之表顧猶抱其所言下
教於潛深伏隩者豈非以相為引重朋友之責而不言誰知
其志不得不姑為此屑屑耶夫薦進名士大夫當路貴人之
事也異時僕在官職有所識知未嘗不嘔以微吹如戴晉人
之映今則謝病退處非事所宜故於足下不過徒太息敬羨
而已方今文治煇興無昧弗燭倘足下之聲光益盛亦何待

衆多之口而後顯哉劇思与足下談体有少苦厚意不可不報故破此默默而以書惟足下幸察不具某再拜

答存心何希之自脩書

某与執事相知非一日獨以出處如參辰不獲一展平生之好乃若承風藝林翫芳玄圃其澡雪厭飫久矣今者辱書蒙稱謂甚厚局縮愧悚良不敢當也往者士大夫徂於流俗既不以古人自期又復不以待人故其誇頌云云者其心豈誠謂然哉亦曰人施於我而我悅我以施於人宜以悅也言之無留辭受之無歎色一彼一此以是相先豈非既不自期又復不以待人乎今執事過聽曲愛而寵光之雖去流俗萬萬然溢美已甚終不敢當也伏惟先德醲粹宜託之命世之筆而願以見諉豈亦出於過聽謂可遂不朽之計而然耶此誠孝子慈孫之心也古之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然德有厚

清功有淺深未必並行而俱遠也而能使千載之下
之者猶若見而知之是豈非立言君子之力哉故夫子曰言
之實文行之不遠今其誠自謂拙於言辭不足以光昭先德
以塞孝慈之心而又不可拂也勉叙次來示以復德指筆墨
狼釀多慚見知何時良逢庶幾傾蓋不一

答何端奇書

乃者与太虛談樂聞足下名德之高問孝之懿相距數舍言
讌無從徒懸渴心耳孝之不講久矣豈徒孝者之罪亦父兄
師友之過也夫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蓋仁其表而
文其景也後之言文者或不然不鄙惠書猶及後生之孝甚
盛甚盛請誦所聞与足下論之文者何也猶之卉木之葩華
氣之所鍾鬱勃充溢故其所發輪囷紛郁不主一態然皆出
於有本有元初不期然而然者世俗因倣而爲之點形色肖

象無一不如人之見之者亦未始不以爲如也然即而求其
神氣流行潤澤則漢然者何耶其故可知已今之
爲文者類此故未有無表之景也亦未有不式其表而惟景
之取也蓋間古之測景者或於陽城於滑臺於交州必有定
所而后以考寒暑之中若持竿而行仰而俯視曰是亦景也
而可乎今者幸甚足下猶肯以文章風厲後生然後生之病
無志者不論有志者政在於持竿視景耳倘足下併有以教
之滋益幸也足下又不鄙欲僕爲之發題僕自顧素非能文
不過少壯以來事役四方聞見積久故於茲事稍能明其寸
尺若欲使之操斤執引與工師相倡和及其氏名爲所緝
之重則足下不免過聽誤計焉耳但裘羔袖可乎然意不可
孤抑亦朋友之責勉承所指或取或去政在識者紙短心長
書不能盡願幸無訝

賀其季士新居啓

伏審分玉堂退食之間開甲第富有之美南窓北牖肅傲義
皇上人左圖右書商略宇宙內事風清日麗心曠神怡問揚
雄之奇方隨履燕助右軍之筆竊効籠鵝笑而受之幸莫大矣

賀張疇齋承旨續絃啓

伏審法喜重諧吉滄載協杜陵野老政須燕玉之謀山谷閒
心始笑湯婆之拙允爲佳偶永共歲寒菲爾俗儀聊申賀意

三



